

对豫剧《琵琶记》中国传统五常文化的解读

朱梦迪

(郑州科技学院音乐舞蹈学院, 河南 郑州 456000)

摘要: 豫剧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, 在2006年入选国务院所发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 其重要地位可见一斑。作为中原文化中具有深厚底蕴的艺术代表形式, 其作用旨在传播和传承人文精神。通过对张艳萍的豫剧《琵琶记》的分析, 探求豫剧《琵琶记》的艺术和文化价值, 以及豫剧《琵琶记》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价值与地位; 中国传统儒家五常文化的代表“仁义礼智信”是儒家思想在前年文化传承中沉淀的结晶, 作为中国人道德观的核心, 始终贯穿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。

关键词: 豫剧; 琵琶记; 五常文化

一、《琵琶记》中的“仁”——赵五娘

赵五娘是仁的代表。通过历代先哲的解释, 到目前为止“仁”变成了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规范, 圣贤孔子将无常之一“仁”看做最高的道德境界。

剧中赵五娘之所以是“仁”的化身, 归因于她心胸宽厚, 为人坦荡。不管是与夫君蔡伯喈新婚短暂相聚, 还是与公婆三年饥荒时期的艰苦相守, 亦或是与亲戚邻居日常关系维系, 甚至是在发现夫君被迫另娶, 与牛家小姐偶然见面以后, 她作为一个传统柔弱女子, 都能保证身为妻子的顾家忠贞、保持身为儿媳的心态平和、维系身为媳妇的家庭关系、维持身为人妻的行为体面。她能做到亲近所有人, 并且将所有人际关系处理得非常好。

作为一个人, 赵五娘凸显了整体性的道德规范, 通过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了以“仁”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。其中赵五娘替夫尽孝的孝悌观念的体现是“仁”的基础, 支撑了赵五娘所代表的仁学思想体系, 是人生最高的价值追求, 和人生境界。

从小的方面来说, 赵五娘补充了现代社会中的人, 作为子女角色对父母所缺失的一种责任; 从大的方面来说, 赵五娘象征了每一位追求人生幸福和家庭幸福的人的美好信念。赵五娘对“信”的践行, 映射了公民对国家奉献牺牲、和对民族使命感的传承。

二、《琵琶记》中的“义”——张广才

张广才是“义”的代表, 此处着重说明义的: 己之美善、适宜, 之意。《琵琶记》剧中三年大旱, 田地颗粒无收, 家家粮仓捉襟见肘, 本就口粮告急的张广才家还在危难时刻给蔡家送来一捧米。从戏剧情节发展上看, 正因这一捧米, 才催生了吃糠这一重要情节。

中国封建制度之所以能香火代代延续, 是因为家族血缘体系的传承, 也正是因为血缘体系坚固不摧的原因, 封建制度顽强存在的同时催生了封建等级制度, 阶层分化明显。所以从家族血缘关系中看, 无论是蔡父还是蔡伯喈, 都和张广才没有直系血缘关系, 更何況作为儿媳的赵五娘。

中国有几句老话, 现世发生的很多令人惋惜的社会现象正在逐步印证这句话: 自扫门前雪; 夫妻本是同林鸟, 大难临头

各自飞。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, 生活水平和GDP快速增长的背后, 是人情的淡漠和亲情的淡化。“老人摔倒马路中间无人过问”“中学生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讹”, 太多社会现象着实令人扼腕叹息。但是张广才在三年天地颗粒无收的情况下“送来一捧米”的反差, 硬生生向冷漠现世的人们验证了“人间自有真情”。

孟子后将“义”界定为“羞耻之心”。现代组词多用义务来表示。笔者认为, 义和义务两词存在重大差别。义有情感色彩, 有主动之意。义务没有情感色彩, 有被动之意。且不说张广才无血缘关系“一捧米”的帮助, 那并非父子间义务, 但是一捧米却具备了黄金万两的分量。一想起父子间义务的履行, 已经算是现世间人们对义基本程度的兑现, 笔者心里就有多了一些沉重。

回想起2016年1月份在台下第一次看《琵琶记》的心境, 感触颇深。相信台下在座受过雪中送炭的帮助的观众, 无论如何, 在看到剧中送来一捧米的张广才, 都会让他们想起曾经给过她莫大帮助的恩人, 给内心带来深深的感动和浓浓的暖意。

三、《琵琶记》中的“礼”——牛小姐

牛小姐是“礼”的代表。上古时期的宗教祭祀中最早出现了礼, 后随着时代发展, 政治伦理意义逐渐增强。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, 礼在社会活动和人的活动交往中都起着制约和指导的规范作用。

荀子有云: “礼者, 人道之极也”。牛丞相位高权重, 牛小姐作为相府千金, 自是备受尊宠。作为一名传统女性, 在封建社会父母代办婚姻的前提下, 被迫嫁给了素未谋面的蔡伯喈, 本来满怀期待, 充满憧憬的少女心, 因在婚后三年日日面对愁容满面的“假”夫君而枯萎。

最为可悲的是, 她的父亲牛丞相向她隐瞒了蔡伯喈已婚的实情。在这一鲜明对比下, 更凸显了封建时代女性“天真的无助”和“被迫的无能”。

但是, 尽管蔡伯喈对她是能避就避, 能躲就躲, 但她出于对夫君的爱意和体谅, 还是时时替他着想, 事事为他考虑。在丫鬟惜春一语道破蔡伯喈为何终日躲进书房反复写一个名字: 就是写

她的妻子时。牛小姐也只是表现出了深富涵养下没有掩饰住的震惊。她没有当面质问蔡伯喈：“为何已娶贤妻又来入赘相府？”没有找他父亲牛丞相当面对质：“为何父亲让女儿嫁给一位已有妻室的人做二房？”这些她都没有问，她在心里问了自己，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发疯，没有咄咄逼人的质问让三方陷入尴尬境地。想必不问也有牛小姐自身聪慧的原因，不言自明吧。孟子将礼界定为“恭敬之心”或“辞让之心”。即便在牛小姐知晓事情原委，也仍对赵五娘以礼相待，这一切不单单是出于“礼”的谦让，更是她对蔡伯喈爱的体谅和包容。

荀子认为礼的功能不仅在于“正身”，而且在于“正国”。荀子这一主张对现世有重大的意义，历史上出现过“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时期，也有过“礼崩乐坏”的时期。然而笔者认为，这两种时期都过于极端，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之道略失偏颇，如果孔子先人在世，可能也不想看到这样的混乱局面。

通过礼敬、礼仪、礼让、礼节、礼义等而形成一种文明有序、和谐和睦的人与人相处的局面（这里不作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，单从人的身心和谐方面来说）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四、《琵琶记》中的“智”——蔡伯喈之父

蔡伯喈之父是智的代表。荀子讲“知有所合谓之智”。孟子认为智是一种分辨是非的判断力，蔡父无愧于一家之主的头衔。作为丈夫，他对老伴照顾有加，撑起了家里的一片天，具备了成为合格丈夫的标准；作为父亲，他为儿操持婚姻大事，并帮助支持儿子考取功名，追求梦想，担起了父亲的重担；作为公公，在儿子高中后不知为何缘由几年不归的情况下，安抚儿媳，将儿媳视如己出，并在婆媳问题中，起到了很好的调和作用，做到了公平处理家事的一家之主的职责。

蔡伯喈之父不仅具备准确分辨是非的能力，行动上也能做到言行一致。正因为作为公公的蔡父能够设身处地体谅赵五娘作为好儿媳，嫁到蔡家非但没有享福，反而又尽心替夫君承担侍奉双亲的责任，实在难得，所以蔡父对儿媳处处宽容。

因为蔡父体谅赵五娘生为女儿身，又逢三年天大旱，朝廷不赈灾，田地颗粒无收，理解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的境遇实属不易，所以在蔡母抱怨一碗米粥没吃饱的时候，他却说他吃得很饱了；正因为蔡父能够公平看待妻子和儿媳，把她们看成了自己的家人，而非附属品，才会有蔡母作为妻子百般受宠的撒娇赌气，赵五娘作为儿媳侍奉双亲的尽心尽力。也正是因为蔡父坚定的决断力，才成就了历经坎坷终有所成的蔡伯喈。正因为蔡父有“是非之心”，有明察秋毫的判断力，所以蔡父是理性的代表。

“智”是儒家道德规范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，也是儒家体系中所说具有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之一。许多时候人们容易被一时的头脑发热冲昏理智，在佛家的角度看来，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叫做愚痴，是修行中的大碍。

笔者认为，作为一个人，其心智成熟的标志是可以驾驭自己的情绪和行为（这里不用控制，因为驾驭比控制更具主动性和褒义性），从小处看，人与人交往中出现的矛盾是可以有很多“智”去消解，往大处看，一个家庭是否幸福，取决于家庭成员“智”的高低，笔者认为也就是西方体系所指的“情商”。

笔者这里着重强调“智”（情商）是一种能力，而非生来就有，受原生家庭和生活环境的影响，需要后天不断的学习才能获得。提高“智”能力的方法可以通过佛家自省的修行，放下自我，正视自我，接受自我，改变自己。孔子曾说：“知（智）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一旦一个人完成了心和智的统一，就意味着找到了身心和谐的方法。

五、《琵琶记》中的“信”——蔡伯喈

蔡伯喈是“信”的象征，信的价值在封建社会尤其受到重视。《琵琶记》由蔡伯喈领旨受命一幕开始。言外之意是蔡伯喈进京赶考路途奔波，高中状元背后是辛勤付出。

“信，诚也！”没有踏踏实实的付出，哪来今日受封任职，他做到了“立人”。“信，言合于意也！”蔡伯喈不攀权贵，婉拒牛丞相婚约，也是其不避糟糠，重情重义的体现，他做到了“立身”。

蔡伯喈言明公公已娶妻之实，三次请求圣上撤回媒约，是他不惧权贵敢于担当的体现，他做到了“交友”。蔡伯喈在请求撤媒无果，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想要抗旨，却也出于为国计民生的考虑，接受了圣旨做官，却也被迫做了“违心乘龙婿”，他做到了“治国理政”。

正因蔡伯喈做到了立人之道，所以做到了交友、立身、治国理政之道。“‘民无信不立’是考验人后得到的真理；‘上好信则民不敢不用情’是考验国家以后总结的真理。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，是人际交往和社会运行的道德支撑。”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师东坡.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下豫剧保护的途径 [J]. 戏剧文学, 2014 (11): 96-99.
- [2] 魏博辉. 儒释道: 天人和谐观 [J]. 学习论坛, 2009 (02): 60-63.
- [3] 陈国华. 豫剧发展流变探究 [J].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, 2011 (02): 37-41.
- [4] 温克勤. 仁义礼智信的形成和基本内涵 [J].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, 2007 (06): 32-34.
- [5] 朱梦迪. 张艳萍的豫剧《琵琶记》探究 [D]. 南昌大学, 2018.